

The True Sorrow and eternal Beauty: The Tragic Aesthetic Construction and Spiritual Core of Nalan Xingde's Elegy for the Deceased

Mengyue Xu

Lijiang Cultural Center, Lijiang, Yunnan, 674100, China

Abstract

"I am a melancholy traveler in this world, knowing why you shed tears so profusely." This self-analysis by Nalan Xingde is like a key, gently unlocking the emotional secret realm filled with the melancholy of life and death in his poetry. In the starry river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 theme of mourning the deceased has always been brilliant. Pan An's "Elegy for the Deceased" expresses the pain of losing his wife with a gentle pen, and Su Shi's "Jiangchengzi: A Dream Recorded on the Night of the 20th Day of the First lunar Month of the Year of the Horse" uses the phrase "Ten years of life and death, two vast seas" to depict the joys and sorrows of life and death, both engraved with deep affection on the monument of time. However, Nalan Xingde alone composed over thirty eulogies (accounting for approximately one-tenth of his total number of poems), creating his own "universe of sorrow". He transformed his deep longing for his deceased wife, Lu Shi, into elegant and mournful verses, breaking through the emotional and formal barriers of traditional eulogies. Moreover, with the utmost sincerity of "a promise of love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Knocking on the common theme of "loss and attachment" in human emotions, it has finally become a literary treasure that can still touch people's hearts after three hundred years.

Keywords

Classical literature, Nalan Xingde, Elegies for the deceased, aesthetics of tragedy

至真之悲与永恒之美：纳兰性德悼亡词的悲情美学建构与精神内核

徐梦月

丽江市文化馆，中国·云南 丽江 674100

摘要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纳兰性德此句自剖，恰似一柄密钥，轻启其词作中那片弥漫生死怅惘的情感秘境。在古典文学的星河中，悼亡题材素来璀璨，潘安《悼亡诗》以清婉之笔写尽丧妻之痛，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以“十年生死两茫茫”道尽生死契阔，皆以深情镌刻于岁月丰碑。然纳兰性德独以三十余首悼亡词（约占其词作总数十分之一），筑就专属的“悲情宇宙”——他将对亡妻卢氏的刻骨思念，熔铸为清丽哀婉的词章，既突破传统悼亡之作的情感与形式藩篱，更以“天上人间情一诺”的至真至诚，叩击人类情感中共通的“失去与眷恋”命题，终成跨越三百年仍能震颤人心的文学瑰宝。

关键词

古典文学、纳兰性德、悼亡词、悲情美学

1 意象：织就物是人非的悲情秘境

纳兰性德悼亡词的精妙，首在对意象的精准捕捉与灵思重构。中国古典诗词向来讲究“立象以尽意”，而纳兰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摒弃了悼亡题材常见的直抒胸臆，转而以“疏帘”“素带”“残阳”“冷雨”等寻常物象为舟楫，载无形哀思渡向可感之境，让读者于具象场景中，共品“人

去楼空”的荒芜况味。这些看似平淡的日常物象，经他的情感灌注与艺术化处理，成为承载悲情的精神符号，织就出层层叠叠的悲情秘境。

《于中好·十月初四夜风雨，其明日是亡妇生辰》开篇“尘满疏帘素带飘”七字，便勾画出一幅清寂萧索之景：疏帘积尘，素带随风，无撕心裂肺之哭，却以“尘满”写尽岁月停滞之荒芜，以“素带”暗喻生死相隔之肃穆。此处“疏帘”与“素带”，早已超脱器物本身——疏帘本为隔景之具，是日常生活中遮蔽尘嚣、划分内外的寻常物件，却因“尘满”失却遮蔽之能，恰似词人再也无法阻隔的思

【作者简介】徐梦月（1990-），女，中国云南丽江人，本科，馆员，从事公共文化服务、群众文化、文旅融合研究。

念,那些试图尘封的记忆,终究如尘埃般落满心头;素带本是丧葬之饰,是生死别离的冰冷符号,却在风中轻“飘”,若亡妻幻影蹁跹,又似词人无依的牵挂。这般“以物喻情”之笔,让抽象的悲情有了具体的落脚之处,亦使读者得以透过斑驳的物象,触摸词人内心褶皱里深藏的哀婉。在纳兰的笔下,每一件与卢氏相关的器物,都成了时光的容器,盛着未散的思念,也盛着无法弥补的遗憾。

更动人者,在于意象中“时空错位”的巧思。词中“五更依旧落花朝”一句,十月初四(次日乃卢氏生辰)之时,词人却唤作“落花朝”——要知落花多在暮春五月,而卢氏忌日恰在五月。他刻意模糊生辰与忌日的时空疆界,以“依旧”二字将“失去”的痛感无限延展:自卢氏离去后,于词人眼中,每一日皆成“落花朝”,每一次晨光熹微,都成了对“永失”的确认;每一个本该欢喜的生辰,都被忌日的悲伤笼罩。此般意象错位,绝非文字游戏,而是将个人悲感升华为对“人生无常”的哲学叩问。落花本是生命凋零的象征,而词人将生辰与落花绑定,实则是在诉说:爱人逝去后,世间再无真正的美好,所有的时光都成了失去的注脚,这份悲情也因此脱离了个人情绪的范畴,有了更沉郁的哲学厚度。

同款意象巧思,亦见于《浣溪沙》。“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黄叶、疏窗、残阳,三般浸染秋日萧瑟的意象叠印,筑成封闭的悲情场域:黄叶飘零,是生命凋零的隐喻,亦是年华逝去、美好不再的象征;疏窗紧掩,是词人欲隔悲痛却徒劳的姿态,他试图关上窗隔绝外界的纷扰,却关不住翻涌的回忆;残阳西沉,是时光流逝、希望渐泯的暗喻,夕阳的余晖洒在词人身上,将他的影子拉得漫长,也将他的孤独无限放大。词人“立残阳”的身影,在这般意象中愈发孤寂——他非“观残阳”,而是化身为残阳里的悲情符号,人与景、情与境交融无间,臻于王国维所言“无我之境”的审美至境。在这一境域中,自然之景与词人之情浑然一体,黄叶的萧萧、残阳的黯淡,皆是他内心悲感的外化;而他的伫立与沉思,也让自然之景有了情感的温度。寻常意象经纳兰匠心点化,皆成承载悲情的精神图腾,织就物是人非的悲情之网,让每一缕哀思都有了可栖之所,也让读者得以沉浸式地体会那份深入骨髓的思念。

2 情感:从个人悲恸到人类共情的升华

纳兰性德悼亡词的魅力,不止于意象之精巧,更在于情感之“真”。在清代词坛崇尚“格调”“用典”、追求情感节制的风气下,纳兰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不掩脆弱,不饰豁达,将失妻后的悲痛、思念、孤寂,毫无保留倾注笔端。这份不加掩饰的真情,既让他的词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又从个人悲恸升华为人类共情,触碰着每个人都曾经历的“失去”与“遗憾”,让三百年后的读者仍能与之产生强烈的情感共振。

卢氏于纳兰性德,绝非寻常妻室,而是“解诗情、识风雅”的灵魂知己。徐乾学《纳兰君墓志铭》载卢氏为“两广总督兴祖之女”,出身名门的她,既有大家闺秀的温婉,又有与纳兰精神契合的灵秀——她既能在“被酒莫惊春睡意”中尽显体贴,在词人醉酒酣眠时轻手轻脚,不忍惊扰;亦能在“赌书消得泼茶香”中与词人共品文学之趣,效仿李清照与赵明诚的雅事,于诗词间共享岁月静好。这般“知己式爱情”,是纳兰在喧嚣尘世中难得的精神慰藉,而这份慰藉的骤然失去,让他的悲痛更添复杂层次——他失去的不仅是朝夕相伴的伴侣,更是灵魂共鸣的同路人,是那个能懂他词中惆怅、解他心中郁结的唯一之人。是以《浣溪沙》中,他追忆“赌书泼茶”往事时,借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典故,非为炫技用典,而是以历史上的知己情深为镜,反衬自身失去的珍贵。当他落笔写下“当时只道是寻常”七字时,其中裹藏的情感千回百转:那些曾不以为意的日常点滴,那些赌书泼茶、相视而笑的瞬间,在卢氏离去后,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这份“当时寻常”与“今日难求”的对比,既是对往昔的痛悔,更是对“失后方知珍惜”这一人类普遍困境的精准描摹。寥寥七字,道尽世间所有错过与遗憾,无论是失去爱人、亲友,还是错失一段时光,每一个经历过“失去”的人,都能在这七个字中读到自己的影子,这便是个人情感走向人类共情的关键。

这般情感升华,在《于中好》中更显极致。“衰杨叶尽丝难尽”一句,以“衰杨”(即柳树)之“丝”谐音“思”,虽是古典诗词常见双关,却在纳兰笔下焕新生机。他不言“我思无尽”,而说“柳叶虽落,柳丝仍在——将抽象的思念化为“生生不息”的自然存在,柳树叶落尚有再青之时,而他对卢氏的思念,却如柳丝般即便历经风霜,依旧绵延不绝,暗喻对卢氏的爱超越生死鸿沟。此般表达,跳出了个人悲恸的狭隘格局,指向人类对“永恒情感”的共同渴求:纵使生命有限,纵使天人永隔,真挚的爱意仍能突破时空的限制,在岁月中留存。纳兰将自己的思念寄托于自然万物,让这份爱不再局限于他与卢氏之间,而是成为人类对“爱之永恒”的共同向往。读者在品读这句词时,感受到的不仅是纳兰的思念,更是自身对“永恒之爱”的期许,这份共情,让纳兰的悲情有了更广阔的精神疆域。

更难得者,纳兰的悲情从不显“颓丧”。其词中虽满是“冷雨凄风”“青衫泪”,却始终透着“情一诺”的执着。他的悲伤不是消沉的、绝望的,而是带着坚守与思考的——《画堂春》中“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既有对命运不公的诘问,质问上天为何要拆散相爱的两人,亦有对“一生一双人”理想爱情的坚守,即便天人永隔,这份爱的承诺从未改变;《浣溪沙》中“沉思往事立残阳”,他未沉溺悲痛无法自拔,而是以“当时只道是寻常”引读者深思“珍惜当下”。这般“悲而不哀,痛而不颓”的情感基调,让其悼亡词超越“伤春悲秋”的浅层抒情,成为指引世人“直面失去”

的精神灯塔。他告诉读者，悲伤是人之常情，但沉溺悲伤并非唯一选择，对爱的坚守、对当下的珍惜，才是对失去最好的回应。这份精神内核，让个人悲情拥有了照亮他人的力量，也让他的悼亡词在哀婉之外，多了一份温暖与力量。

3 价值：古典悼亡文学的新境与人性之光

从文学史维度观之，纳兰性德的悼亡词，无疑为古典悼亡题材注入新的生机，将这一传统题材推向了新的艺术高度。传统悼亡之作，多侧重“追忆往事”或“抒发哀思”，情感表达常显单向平面，如潘安《悼亡诗》虽情真意切，却多是对亡妻日常的追忆，情感维度相对单一；苏轼《江城子》虽有“纵使相逢应不识”的沉痛，却仍未脱离“个人哀思”的框架。而纳兰以“时间”为经（从卢氏逝后的生辰、忌日，到寻常日子里的每一个“落花朝”），以“挚爱”为纬（从“偷拭青衫泪”的细微情愫，到“相对忘贫”的深情告白），织就经纬交织的立体情感空间。他的词不再是“单向度的悲痛宣泄”，而是囊括痛彻、思念、坚守、希望等多重情感维度，让悼亡词的内涵愈发丰沛多元。他写思念，亦写痛悔；写悲伤，亦写坚守；写失去，亦写珍惜，这种多维度的情感表达，打破了传统悼亡词“唯悲是抒”的局限，拓展了古典悼亡文学的表达疆域。

王国维《人间词话》评纳兰性德“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此论核心，正在于纳兰词中“真”的特质。清代词坛，多崇“格律”“用典”，词人往往醉心于形式雕琢，将情感囿于格律与典故的框架之中，失却了词体“言情”的本真。而纳兰却以“清新自然”之词风，回归“词为情生”的本质。其悼亡词，无晦涩典故堆砌，无刻意辞藻雕琢，每一句皆如“从肺腑中流出”——“几回偷拭青衫泪，忽傍犀、见翠翘”，一个“偷”字，将词人不愿示人的脆弱与思念刻画得入木三分，他怕旁人窥见自己的悲伤，却又在瞥见亡妻的首饰时，忍不住潸然泪下；“谁念西风独自凉”，一个“谁念”的诘问，道尽孤独无依的境遇，在西风萧瑟的时节，无人知晓他的寒凉，亦无人能懂他的思念。这般“以情驭词”的创作方式，让古典词的“言情”传统得以极致彰显，亦使悼亡词挣脱形式桎梏，重归情感本身的动人力量。纳兰用最质朴的文字，写最真挚的情感，这种“返璞归真”的创作理念，为清代词坛注入了一股清流，也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真正动人的文字，从来不是辞藻的堆砌，而是情感的真实流露。

从更广阔的人性视角审视，纳兰性德悼亡词的价值，在于其展现了“人性中最璀璨的精神世界”。当下物质主义盛行，情感渐趋简化功利，人们习惯用物质衡量关系，用效

率定义生活，却常常忽略了情感的本真与珍贵。而纳兰笔下“天上人间情一诺”的坚守，“衰杨叶尽丝难尽”的执着，仍能让读者感受到真挚情感的磅礴力量。他的词如箴言，告知世人：失去是人生常态，无人能避，但对爱的追忆与坚守，能让人在世事无常中寻得精神锚点；那些“当时只道是寻常”的日常点滴，恰是生命中最该珍视的宝藏，一餐一饭、一言一语，皆是不可复刻的美好，时时提醒世人珍惜当下美好。纳兰用自己的笔，记录下对亡妻的深情，也记录下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真诚、执着、懂得珍惜。这份人性之光，穿越三百年的时光，依旧能照亮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让我们在纷繁的尘世中，重新审视情感的价值，找回内心的柔软与坚守。

三百年岁月流转，今日重读纳兰性德的悼亡词，依旧会为“冷雨凄风打画桥”的场景感伤，为“当时只道是寻常”的痛悔共鸣。这便是优秀文学的永恒力量——它能跨越时空阻隔，让一人之悲情成为众人的情感镜像，让一份私人思念化作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纳兰性德以泪为墨，以情为纬，在词的世界里为卢氏筑就永恒纪念碑，亦为后世留下关于爱、失去与坚守的珍贵遗产。他的悼亡词以意象为骨、以真情为魂，构建出兼具个人特质与普世价值的悲情美学体系，为古典悼亡文学开辟了全新的审美维度。不仅是古典悼亡文学的巅峰之作，更是人类情感的永恒镜像，让古典悼亡文学的星空，因这份至真至情，永远闪耀温暖的人性之光。

参考文献

- [1] 胡旭.悼亡诗史[M].东方出版社中心, 2010:371
- [2] 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的词[M].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10
- [3]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四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7: 198-232
- [4] 骆玉明, 章培恒.中国文学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4: 409-431
- [5] (清)纳兰性德.饮水词笺校(修订本)[M].中华书局, 2005.7
- [6] 张秉戍.纳兰词笺注[M].北京出版社, 1996.10
- [7] 李嘉瑜.试论纳兰性德的悼亡词[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 1995, 第4期
- [8] 黄士吉.论纳兰性德的悼亡词[J].社会科学辑刊·满族文学研究, 1992, 第78期
- [10] 房日晰.论纳兰性德的悼亡词[J].商洛学院学报, 2012.2, 第26卷第1期
- [11] 冯曦缘.纳兰性德诗词比较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6